

：09-003-0018

《六祖壇經》第十六講。

經文第二十八頁第二行：

【師曰。吾聞汝師教示。】

從這個地方開始。志誠禪師於是再向六祖請教，提出了生死事大，求六祖大師給他開示。這個在佛法修學上來講，的確是一個大問題。我們看六祖大師所教誡他的，他是先要聽一聽神秀大師過去是如何教他的。所以六祖就說了，我聽說你的老師就是神秀大師，『教示』，這個「教」就是教授，「示」是指示，教學指示。這個『學人』就是指學生，教這學生們：

【學人戒定慧法。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。】

究竟他對於戒定慧修行的狀況，秀大師做何指示？怎麼個教給你們？

【與吾說看。】

你說來我聽聽。

【誠曰。秀大師說。諸惡莫作名為戒。諸善奉行名為慧。自淨其意名為定。彼說如此。】

秀大師常常這樣教我們。

【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。】

不知道你老人家是以什麼方法來教我們？秀大師這種教學是佛門裡面正統的教學。我們如果要談到佛教的根本法，可以說這四句偈已經把一切的佛法統統包括了。所以古人說，佛教如同大海一樣，而這四句偈完全攝盡了，一切經都不能夠超越這首偈的範圍。佛在《阿含經》裡面，在《增一阿含》裡面，都是這樣說法，所以這

四句偈可以說是佛法的法印。我們講到佛教的根源，從前面所說，以及在此地，我們可以能夠看到，佛的根源，前面我們讀過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這是佛之根源。佛就是自己，佛是自己的真如本性，我們也叫做覺心。三界唯心，心是世出世間法的理體，就是本體。一切萬法現象之根源是唯識，所以說唯識所變。在《華嚴經》裡面有一首偈子說，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，這是說明了三界唯心。心就是自己的真心，就是自己的本性。我們真心本性起作用就叫做識，所以一切萬法是識變現出來的，識是心的作用，心是體。

假如說我們以鏡子來做比喻，心就像一面鏡子一樣，鏡子不會變現一切萬法，可是鏡子的光它能夠現一切萬法，把這一切萬法照到裡面照得清清楚楚。我們可以這樣說法，心就是鏡之體，識就是鏡子的作用，鏡子它能夠照，有作用。我們從這個比喻上諸位能夠體會到，體與用是一不是二。所謂體，乃是用之體；所謂用，即是體之用。這是一切眾生人人本來具足的，這個就是佛。佛，要緊的就是自己，自己就是佛。所以佛在《華嚴》、《圓覺》裡面說，「一切眾生，本來成佛」，這是我們自己要體認的，我們自己要相信。

再講教，教就是教學，因為我們迷了，所以這些覺悟的老師來指點我們，這是教。教的根源是什麼？就是此地所講的四句話，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」。這是佛法教學的總綱領，不但釋迦牟尼佛他老人家教學不離開這個總綱領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菩薩，千經萬論都離不開這一個綱領，所以這四句十二個字是我們佛法教學的總綱領。向上一著的指示就沒有定法了，這是底下我們才讀到，我在這個地方先把這個意思說一說，「但且隨方解縛耳，即令其除執自證」，下文三十六對天然佛法就是這個意思。

。所以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曉得，那是向上一著的，也可以說是最高級、最究竟了義的教學法。

這是神秀大師循規蹈矩教誡他的學生。在佛法修學上，我們一定要記住，好像前面我們也說過，那就是一定要先求根本智，然後才能夠得到後得智。根本智的修學就是在戒定慧。戒定慧這三個字把整個的佛法都包括盡了，戒學包括經典裡面的律藏，三藏裡面的律藏，定學包括了經藏，慧學包括了論藏。所以三藏經典用這三個字就統統包含盡了。任何一宗、任何一派，乃至於我們所講的八萬四千法門，門庭施設儘管不同，教學所遵守的方針決定是一致的，那就是依戒定慧來修學。

說到這個地方，在過去佛法的教學，初學的學人依照規矩一定是五年學戒。這個五年學戒，實際上就是五年奠定戒定慧的基礎；換句話說，是在這一個限期之內，就是五年的學程，希望能夠得到根本智，這個是佛法的教學。我們也知道，根本智的求得的確不是一樁容易事情，五年的時間夠嗎？在中國歷史上來看，五年時間而成就的實在是有人在。由此可知，五年的時間足夠了。但是這個必須是要有教學的環境，有這個修學的環境。像我們現前這一個社會環境，我們要想來修戒定慧，那的確是相當不容易。為什麼？說到教學，佛法非常重視薰習，凡夫的心終日為煩惱所薰習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無不是起心動念，諸位想想，他這個戒定慧怎麼能成就得了？

從前的修學，那就是馬祖以後，我們有了很理想的修學環境，那就是叢林制度的建立。叢林就等於學校一樣，你只要到這個地方去修學，每一天給你上八個鐘點課，八個鐘點講堂的作業，教你聽這些道理、教你學這些方法，把你的迷惑、把你的煩惱都給解開了；每一天再加上八個鐘點的修行，或是念佛、或是參禪。諸位想想

，一天二十四小時，有十六個鐘點他的心在道上，不染五欲六塵。這樣如果說連續到五年，在從前這個修學並沒有寒暑假，一年到頭不放假的，沒有寒暑假的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天天這樣薰習，他薰習了五年，這個必然產生了了不起的效果。

我們今天的修行，正是古人所謂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」。就是我們每天功課不斷，我們跟古人比比，差得太遠了。我們天天不斷，我們聽經，聽兩個鐘點，一天聽兩個鐘點，人家一天聽八個鐘點；我們一天也去打坐，去念佛念兩個鐘點，人家一天幹八個鐘點，我們幹兩個鐘點。在我們每天用四個鐘點功，覺得很不錯了。但是諸位想想，二十四小時，你這個攝心只有四小時，其餘的二十個小時還是被煩惱、被境界所轉，那麼自己想一想，煩惱的力量大還是佛法的力量大？煩惱薰習佔二十個鐘點，佛法薰習只佔四個鐘點，所以我們的修學怎麼會成就？我們的煩惱怎麼能斷得了？我們的智慧、戒定慧怎麼會現前？

古人他定的功課，就是八個鐘點講堂，八個鐘點禪堂、念佛堂，一天二十四小時，三分之二的時間是佛法的薰習。另外八個鐘點，吃飯，還得加五堂功課，連吃飯也不放棄，吃飯、睡覺，甚至於大小便溺，都不敢放逸，都要攝心，這就所謂是五堂功課，包括吃飯在內。睡眠的時間一天只有四小時，中夜睡眠。可見得人家那種修學是真精進，有那麼完善的一個修學環境。所以他這種薰習，一年足足超過我們十年，他們五年的薰習功夫我們今天修五十年都比不上人家，這是我們要認真反省的。如果要是像志誠提出來這個生死事大，我們要真正解決生死事大，我們要曉得這個道理。

叢林的規模，在今天我們要想去做，的確不容易。我學佛之後，對於這樁事情就很留意，就看得很重，總希望著我們台灣能有一個道場，不敢希望多，能希望有一個道場。這一個道場不必要很大

，能夠做到每一天八個鐘點講經，八個鐘點念佛，或者是八個鐘點參禪。就是有一個講堂，有一個念佛堂、有一個禪堂，能夠有十幾、二十個人在一塊共修，這個場所不大，但是裡面的內容與古時候一模一樣。如果有這麼一個講堂，我們的佛法一定能夠復興，修行證果的人我們在今天一定能夠看到。能有這麼一個道場出現，這是我們眾生的福報，是我們國家的福報，這是我們應當努力去做的。在以往，這些有福報的法師們，我親近的時候總勸勉他們，他們聽到我所建議，也點頭、也覺得很有道理，我們應當向這個方向去發展。可是說了以後也就完了，始終沒有一個真正熱心的人去做。這一樁事情當然關係了大眾的福報，在佛法裡面講，眾生的福德因緣。這是講的修學環境。

這五年當中，最重要的就是德育的教學，拿我們現在講就是道德的教育，所以說偏重在戒學上。換句話說，也就是生活的教育，生活就是道德。這種教學的觀念，不但是佛門建立的，我們中國儒家的教學，大家曉得，孔夫子跟釋迦牟尼佛並沒有見過面，可是孔夫子當年在世教學，他有兩個共同的科目，那就是德行、語言，這兩個是共同科目，是所有學生必須要修學的。他的德行建立在倫常的基礎上，就是五倫五常。五常是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，與佛法裡面的根本戒，不殺生、不邪淫、不偷盜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是一個意思。可見得聖人教學著眼點第一個就是培養眾生的德行，培養他基本的道德觀念，使他能夠終身奉行不渝。佛門也是如此。所以這是實際的生活教育，這是真正的教育。然後才談到政事、文學，這個等於是分科教育了，這是我們說孔子當年的教學。

在佛法裡面也是如此，所以一開頭就重視生活教育。生活教育的戒律裡面有兩大類，一個就是私生活，是單獨自己在寮房當中，沒有第二個人相處，這個是屬於私生活的教育，在佛法裡面講的小

乘戒，攝心修定。寺院，尤其是叢林，它是一個團體，從寺院發展到叢林，大的叢林住幾千人、上萬人，那是相當大的一個團體，團體相處一定要有團體生活的公約；換句話說，就是團體的秩序，這個在佛法裡面叫菩薩戒，就是大乘戒。大乘戒是入眾的自律的戒條，就是我們在大眾之中，我們應當如何約束自己，不妨礙他人，這個是大乘戒的精神。此地這四句，「諸惡莫作」就是說的小乘戒，「眾善奉行」就是大乘戒。可是志誠禪師說，秀大師講「眾善奉行名為慧」，這個是也有道理的，因為這是從根本智得到之後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起作用的時候就是後得智。沒有智慧，不願意行善，沒有智慧的人是自私自利。心胸開闊，捨己為人，這種人是有智慧的，所以這是大乘戒的精神。

可是戒律的目的是要得定的，絕不是止於戒學。五年當中，我們要接受生活教育的鍛鍊，同時還要讀誦修學的經典。說到這一方面，我們知道，佛法的經典眾多，的確不是一個人一生所能夠學得完的。因此經典翻譯到中國來之後，我們中國這些大師們就將它分科了，這就是所謂建立宗派。在一切經裡面，選擇一部經義圓融，能夠代表整個佛法的，拿它來做為我們終身修學的標準。像五台，山西五台，從杜順和尚到賢首國師，這是師徒三代，以《華嚴經》為修學的方針，它就成了一個華嚴宗。到賢首，這華嚴宗算是真正建立了。到賢首的學生，就是清涼大師（澄觀國師），華嚴宗是盛極一時。這是依一部經建立了一個宗派，依這部經的理論方法來修學。同時，在同一個時代，智顗大師，在現在的浙江四明天台山，他老人家是依《法華經》也建立一個宗派，我們稱之為天台宗。稱天台是大師居住的所在是天台山，要是以經來說叫法華宗。所以天台宗就是法華宗，賢首宗就是華嚴宗。因此，到後來有取法於三論的，有取法於唯識的，乃至於到後來的法師有依據一部經來修學的

，這種構想是很合乎科學之精神。

我們曉得，中文的經典不過三千多部，我們台灣的寺院，我不止一萬所，如果我們能夠師法前賢，效法古大德，我們一個寺院，一個道場，以一部經，標榜一部經，專攻一部經，有三千個這樣的道場，那我們中華民國就有一部活的《大藏經》，就有一部最圓滿的佛法修學的場所。而且這些道場個個第一，大家也不必爭了，法門平等，無有高下，只要我們能夠專攻。學得太多了，俗話常說，貪多嚼不爛，一定要專攻。禪宗達摩祖師到中國來的時候，只是以《楞伽》印心，五祖忍大師以後，改換為《金剛經》來印證，都是取經典的精華，不雜不亂，便於用心。一部經裡面成就了戒定慧，也就是得到了根本智，然後再去博覽群經，參訪善知識，成就後得智，成就最圓滿、最究竟、最實際的學問。這是我們中國古人所走的途徑。這是我們要多多的去想想，去比較比較，從前這個方法的確比我們現行的方法要好得太多，所以古人的成就絕不偶然。

我們看所有成就的人，他住在一個地方，他能夠住上幾十年，你看他這個心是清淨的、是不動的。現在人總是希望有很多個地方，有很多個道場，假如他說有十個道場，他每個月每個道場都要去一次，一個月三十天，他每個道場只能住三天，諸位想想，他的心怎麼能不亂？他的這些學生怎麼能夠依靠他？那靠不住，到這裡來住了三天，明天又跑到別的地方去了。這個搞法，不但自己不能成就，也耽誤了你的學生。古人的好處，他一生住一個地方，如如不動，只聞來學，未聞往教，你要想跟他去求學，你到他那裡去，絕不是把這個老師請到我家裡來教教我，沒有這個道理。我們到底下一章可以能看到，唐朝的皇室，皇帝，那時候是武則天做皇帝、中宗做皇帝，下了詔書，想請六祖大師到宮廷裡面去應供、說法，六祖都不答應，都不肯去。他在曹溪寶林寺一住就是三十七年，這是

值得我們效法的。

真正要講佛法，要講修道，要講弘道，要在一個地方如如不動，不但你自己人成就了，你這個道場也成就了，提到某一個法門，一定立刻就想到這個地方。譬如在以前，我們一講到《華嚴經》，哪一個不想到清涼山？一講到《法華經》，哪一個不想到天台？這樣的一個道場變成了世界第一權威。如果當年清涼國師、智者大師要常常今天到這兒講經，明天到那裡去，縱然他個人成就了，權威的學府沒有。我們想學《法華》，只有去找智者大師，智者大師今天在哪裡？不曉得，不知道在哪裡，那麼學的人興趣就沒有了，無法去修學了。智者大師一生就在天台山，他不下山的，我們要想學《法華》到哪裡去學？到天台山就行，什麼時候去，他老人家都在那裡，那個地方是《法華》大學，隨人參叩，這是我們中國古代佛法的教學。

所以我是常常勉勵我們的同修們，應當在一切經裡面選擇自己有興趣，適合於自己程度的，專攻一門。如果你在這一部經上用上十年的工夫，你今天在這一部經來說，你就是世界權威。如果你住在這一個道場，一直在這裡講這部經，講上十年，你這個道場變成世界權威。也許你要問我，你既然曉得，你為什麼不做？我告訴諸位，我沒有福報，我沒有一個道場。如果我要有一個寺院，我今年講經二十三年了，我要有一個寺院，我就住在這一個寺院不動，如如不動，我在這一個寺院裡面講二十三年經，這一個寺院在今天世界上就很難得找到第二個了。你們去查查看，哪一個寺院一年到頭講經居然講了二十三年沒有中斷，哪裡有？所以這是福德。

我講經講到二十年才有景美這個圖書館，圖書館不是一個寺院，不具寺院的規模，僅僅是一個講堂而已，這的確是心有餘而力不足。但是我們發心是圓滿的，所以我也常常講，對我個人來說，我



是念念圓滿功德，一點欠缺都沒有。道場的成就是眾生的福報。但是我有信心，我相信眾生福報有成熟的一天，眾生福報成熟，這種道場就現前了。所以我們一方面努力的來進修，一方面期待著這個道場的成就。

這是講從古德的教學，一直談到我們現在修學，應當要取法於古人，才會有像古德一樣的成就。經典的學習，主要的是背誦，也是在這五年當中要完成的。學華嚴的要背《華嚴經》，學天台的要背《法華經》。這點我們曉得，《法華經》，過去就是學天台的人，我們不要看《華嚴經》太多，有八十卷，法華宗（天台）會少嗎？不少。天台宗不但要背《法華經》的經文，而且要背《法華經》的註解，智者大師的註解《文句》，以及湛然的疏，就是《文句記》，他要背《文句記》，要背《玄義釋籤》，要背《摩訶止觀》，整個合起來，這個分量實在不亞於《八十華嚴》。可見得古人用力之勤。不能夠背誦天台三大部，就是《文句記》、《摩訶止觀》、《玄義釋籤》，不能背誦這三大部，沒有資格進天台之門。這個工作都是在五年學戒當中完成。

背誦經典，世出世間的教學不注重在記誦。我背誦，是用這個方法，背誦的目的不是叫你把經文念得熟熟的都把它記住，不是的。你看《禮記·學記》裡頭就說得很清楚，「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為人師」，可見得並不重視在記問。它的目的在哪裡？目的就是在戒定慧。為什麼？我們就拿這四句話來說，當你背誦經的時候，你的心裡面不會起妄念。如果心裡還想壞事情，你這個經怎麼背法？所以背經的時候，自然就不想，沒有壞念頭，諸惡莫作，自然就諸惡莫作了。經典是佛菩薩從真如本性當中流露出來的身教、言教，這個是善中之善，是純善，所以你背經的時候豈不就是眾善奉行了嗎？

由此可知，背誦經典就是修戒學，大乘戒、小乘戒都包括了。背誦的時候要專心，專心就是定。背誦的時候，從「如是我聞」到「信受奉行」，是字字分明，一個字也沒錯，一個字也沒漏，這就是慧。由此可知，他是用背誦這種方法將戒定慧三學一次完成，這個辦法妙絕了。在生活當中，這戒定慧是有次第的，是漸修的、是有次序的；在背誦經典是沒有次序的，戒定慧一次完成。這種方法妙絕了，目的在開悟，目的在入定。就是背誦可以入定，可以開智慧，這一點我們要認識清楚。所以老方法裡面有大學問在，我們不能把它看錯。這是佛法裡面的常規，這是神秀大師教誡他的學生，都是運用諸佛所傳的傳統常規。他說出來了，這是志誠向六祖提出這個報告。接著就問，你老人家用什麼方法來教學生？

【師曰。吾若言有法與人。即為誑汝。】

這一句話不是客氣話，這一句話是真實話。六祖大師說，我要是說有方法來教你們，那我是欺騙你。我們聽了這句話，是不是沒指望了？諸位要曉得，一乘了義的佛法是無有定法可說的。《般若經》裡面釋迦牟尼佛說過，「如來於然燈佛所，於法實無所得」。由此可知，燃燈佛也實在沒有法教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也實在沒有得到什麼法，這是《般若經》裡面說得很清楚。《維摩經》裡面講「除去所有」，《法華經》裡面也不過是說明只是除去我們心裡面所有的一切見解而已。為什麼？我們想想六祖大師前面那首偈子就曉得了，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本來無一物裡頭哪有一法？要曉得，心是清淨的，我們講如來藏，空如來藏是清淨寂滅，裡面什麼也沒有。所以祖師在此地說出真心話，無法與人。

若有所得，那就壞了、那就錯了，為什麼？有所得就有能得，有能所是眾生知見，不是佛知見。可是教學是要有層次的，對初學的人，初級的佛法、中級的佛法，乃至於高級的佛法，沒有離開心

意識，他有所得，有能修、有所修，有能得、有所得，有修有證，這是不究竟的，這是不了義的。說到究竟了義，那就是宗門裡面所講的向上一著。剛才給諸位說過，這個向上一著的指示就無有定法可說。六祖他教學的對象，就是他的學生，是高水準的，他辦的學院是最高等的學院，不是普通的學院。因此曹溪的教學法跟一般佛門的教學法就不一樣了。所以他說無法與人。他怎麼教？這底下一句就重要了。

【但且隨方解縛。】

只是隨著，這個『方』是方便，『縛』是繫縛，只是把你的繫縛幫助你解開而已，除這個之外，什麼法也沒有，這個就很了不起了。你的關節在什麼地方，你哪個地方不通了，他幫你指點一下，使你豁然大悟。因此六祖的學生都要自己有相當的根基，你到他這個門庭裡面來才有大利益。如果是初學的人去跟六祖，那你一生都不會有成就。就好像一個研究所一樣，大學畢業了，你到研究所，有受用，有大利益。你說我沒念過書，我字都不認識，我要到研究所去念，你念一輩子都不得受用。為什麼？程度不對，在佛門裡面講，根基不相契。

【假名三昧。如汝師所說戒定慧。實不可思議。】

這個『汝師』是指秀大師，平素教給你們這個戒定慧，實實在在是不可思議。這一句是讚歎的話。為什麼？完全是為初學的人奠定良好的基礎。

【吾所見戒定慧又別。】

我這個地方所講戒定慧的形相，跟你老師教過你的不一樣。

【志誠曰。戒定慧只合一種。如何更別。】

諸位想到前面所講的，法的確只有一種，但是人的根性不相同，所以才有大乘、小乘、頓教、漸教。大小頓漸是因人而分的，不

是因法而生的，法裡面沒有大小頓漸，前面跟諸位說過。六祖就說了：

【師曰。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。】

『接』是接引，是教學，教這些大乘學者。

【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。】

好比說神秀大師所辦的是大學，六祖大師所辦的是研究所博士班，不一樣。學生的根性不相同，水準不一樣。

【悟解不同。見有遲疾。】

『見』是見性。大乘見性慢，上上乘見性快，這個不同。

【汝聽吾說。與彼同否。】

你聽聽我來講講，我平常教學生這個戒定慧的形相，你聽聽看，與你老師所講的一樣不一樣？

【吾所說法。不離自性。離體說法。名為相說。】

這是先把他自己教學的原則說出來。曹溪所教的『不離自性』，不但是所有的言語「不離自性」；換句話說，都是從自性當中流露出來的，不落在八識裡頭，這一點非常重要。曹溪，在生活一切的作為上也不離自性，穿衣吃飯、一切造作都不離自性。不但在曹溪的時候六祖不離自性，六祖在黃梅破柴舂米都不離自性。這個不離自性，給諸位說，他生活在一真法界裡，他生活在常寂光淨土裡、在實報莊嚴土裡，跟我們怎麼一樣？我們今天生活在凡聖同居土中，所以這是不相同之處。如果說離開了自性，體就是自性，離開自性說法，『名為相說』，「相」是著相而說。著相而說那是眾生知見，對於初級、中級的人來講，他會聽得懂，他能夠接受；高級的佛法，對他們那些人來講，反而不得受用，這是我們應當要曉得的。

【自性常迷。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。是真戒定慧法。】

『自性常迷』是指一切眾生，如果自性要不迷，那就是佛菩薩。佛菩薩與眾生實在沒有差別，一個是自性迷了，一個是自性不迷，自性本身沒有迷與不迷。『須知』就是對「常迷」來說的，如果是覺悟了，那就不需要多費事了。正因為眾生自性常迷，所以佛菩薩才點醒你、告訴你，必須要知道，一切萬法都是自性起用，這就是講的萬法唯識，所謂是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自性起用就是戒定慧，是真正的『戒定慧法』。這是大意，曹溪教學的大意，六祖已經和盤托出了。

【聽吾偈曰。】

末後說一首偈做為總結。

【心地無非自性戒。】

宇宙萬有的本體就是心地。佛法裡面講心，這個地是比喻，把心比喻作大地。我們曉得，一切萬法都是依地而生長、依地而生存，地能生、能長，它有這個意思。這個地方就把心比喻作地，心能生萬法。所以《華嚴》上說，「應觀法界性」，就是你應該要觀察，十法界依正莊嚴的體性，體性是什麼？「一切唯心造」。一切現象怎麼來的？唯識所變，識就是心，心就是識。我們講心，從體上講，好比我們講鏡子，從體上說的；講識，從它作用上說，譬如鏡子它有能照的作用，它有顯像的作用。從能照、從顯像來說，這就是萬法唯識；從它本體上來講，就是三界唯心。

『心地無非』，我們心是清淨的，心是真本，無染無過失。像經論當中常常講的，「自性本來無染，離五欲過故」，這五欲就是財色名食睡，我們自性裡面的確沒有這些東西。「但有繫念則違自性作用，所以為非也」，我們在五欲六塵境界當中，心裡面才有一點點繫念，繫念就是我們俗話講的牽掛，有那麼一點點牽掛，這就是違背了自性作用，這個就叫非，錯了。「為非是惡作愚痴散亂，

故佛教以戒定慧對治之也」。所以六祖說了，「心地無非」，心地沒有貪瞋痴，心地本來清淨，心地本來無染，這個就是戒，這個戒是自性戒，自性起用就是戒，而且這個是真戒。

### 【心地無痴自性慧。】

真如本性裡頭沒有愚痴。為什麼？自性是覺悟的，而且自性本來就是覺悟的，像《起信論》裡面所說的「本覺本有，不覺本無」。諸位要知道，如果你是肯定，相信了這句話，「本覺本有」這就是自性慧，『心地無痴自性慧』就是本覺本有。本有當然不會失掉，本有當然可以證得。不覺就是愚痴、就是迷惑，菩薩告訴我們，這個本無，本來沒有。因此，愚痴迷惑是不正常的現象，本來沒有這個現象。既然是本來無，我們當然可以斷掉，這我們自己有信心。如果這愚痴是本來有的，那我們就斷不了。痴迷本來無的，必定可以斷掉。

### 【心地無亂自性定。】

真如本性這是本定，《楞嚴經》裡面講的首楞嚴大定。楞嚴大定叫性定，性定就是說真如本性它原本就是定，它不亂，不亂就叫定。由此可知，六祖大師所講的戒定慧完全講的性德，神秀大師所講的戒定慧是講的修德。性定、性德是不要修的，本來具足的。可是諸位必須要記住，如果沒有修德，性德雖有，不能現前。因為照六祖這個講的，這個自性的戒定慧我們人人具足。我們回過頭來想想，我們今天戒定慧在哪裡？本具的，不錯！而我們今天在日常生活當中，戒定慧統統喪失掉了，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現象，是起心動念造作一切惡業，是愚痴、是散亂。由此可知，我們與自性戒定慧完全相違背了，這就叫凡夫。自己雖然有，把它迷失了，所以這個戒定慧的相顯露不出來了。覺悟了，自性戒定慧一下契入，這就是向上一著的提升，從修德進入到性德。進入到性德，這叫大徹大悟

，這叫做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。

【不增不減自金剛。】

『金剛』是比喻，這就是說自性。自性戒定慧，在佛的位置上並沒有增加一點，在我們凡夫地位上也沒有減少一點，『不增不減』，猶如「金剛」一樣，金剛是比喻它堅固、不壞，取這個比喻。

【身去身來本三昧。】

來去、作務一切自在。『三昧』就是大定，性定，我們所謂是楞嚴大定，什麼時候不在定中？坐著是定，站著也是定，走路還是入定，睡大覺也是入定，這個定沒有出入，所謂的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。所以這個定叫常定，常定就是性定。諸佛菩薩看一切眾生，的確與他自己沒有兩樣，可是眾生自己不覺得。這從哪裡看？諸位如果說讀過《楞嚴經》，我一提你就曉得。楞嚴會裡面，佛就一切眾生六根根性當中指出來，根性就是本性，我們的見性、我們的聞性、我們的覺性、我們的知性，何嘗有散亂、何嘗有來去、何嘗有動搖、何嘗有生滅，那不是自性本定是什麼？一切眾生天天用它而不曉得它的本來面目，它的本來面目就是自家本來面目，所以一切眾生迷失了自己本來面目。六祖大師開示到此地。

【誠聞偈。悔謝。乃呈一偈。】

志誠聽到六祖開示之後，這覺悟了。『悔』是後悔，過去那麼多年的修學沒有能夠悟明這個道理，現在才恍然大悟。對於老師指點的恩德非常之感謝。他也呈一首偈子，提出他自己心得報告。

【五蘊幻身。幻何究竟。迴趣真如。法還不淨。】

這四句偈是了義、是究竟，是真正覺悟了。我們現在這個身是『五蘊幻身』，色受想行識眾緣和合而現的幻相，這個幻相不是真的，剎那生滅。現在科學發達，醫藥進步，我們現在已經明瞭，我們這個身體是無數的細胞所組合的，而且這些細胞不斷的在新陳代

謝，剎那剎那之中，老的細胞死了，新的細胞產生了。現代的生理學裡面告訴我們，我們的新陳代謝七年是一個周期，就是七年舊的細胞一個都沒有了，換句話就是，七年完全統統都換成新的了，新陳代謝。我們要問問，這個身是自己，身是無數細胞合成的，哪一個細胞是自己？不斷的有新生，不斷的有消滅的，所以在新陳代謝裡面，心心不住，這裡頭沒有自己。色法裡頭沒有自己，心法受想行識念念遷滅，更找不到自己了。所以要覺悟，這個身是幻身，這個心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

『幻何究竟』，你要一下覺悟到身心皆幻，幻不是究竟的，幻是虛妄的。我們現在學道了，我們要迴向，要趣向於真如。你要有趣向於真如這個念頭，這樣的分別、這樣的執著，『法還不淨』，這還叫多事。能不能證得真如？不能證得。為什麼？你有障礙。你障礙在哪裡？就是你有趣向真如。本來無一物，哪來的真如？本來無一物，怎麼裡頭又產生了一個趣向？到這個時候才是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。這是徹悟的境界。

【師然之。】

他這一首偈呈出之後，六祖大師同意，許可他，也就是給他印可，對的。

【復語誠曰。汝師戒定慧。勸小根智人。吾戒定慧。勸大根智人。】

這是又告訴他，秀大師所說的那個戒定慧是勸勉一些小根智慧之人。這個地方的小根智人不當作小乘人講。前面說過，秀大師所接引的是大乘人，六祖所接的是上上根人。他這個地方的大根智人就是上上根人，他這裡所講的小根智人就是一般的大乘人。這就是南北兩宗教學對象不相同，不是法不相同，是對象不相同。

【若悟自性。亦不立菩提涅槃。亦不立解脫知見。無一法可得



。方能建立萬法。】

這就是我們平常所講，無為而無所不為。問題在哪裡？問題就是要在悟，在開悟，『悟自性』。所謂「悟自性」，也就是悟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悟自性是什麼樣子？悟性、悟自性我自己曉得不曉得？給諸位說，曉得。真正悟自性了，自己親自見到了，親自體會到了，這裡頭不是妄想、不是猜測、不是推想，是你自己親證。證得什麼？盡虛空遍法界原來就是自己一個人。這個境界很難懂。

我舉一個比喻給諸位說，凡夫都會作夢，學佛的人除了夢中境界之外，他還有定中境界。這些境界都不是我們事實現量境界，別人見不到的。可是你作夢的時候，你自己清清楚楚，你入定的時候，你也清清楚楚。你有沒有想到，譬如作夢了，我這一覺醒來，想想剛才的夢境，夢裡面有自己，也有自己認識的人，還有不認識的人；有喜歡的人，也有冤家對頭；夢裡面也有天地，有山河大地，跟我們現前境界一樣。夢境從哪來的？是不是你自己心裡頭變現出來的？因為這個時間短，覺悟得快，立刻就曉得，整個夢境都是我們自己心裡頭變現出來的。我們要問，夢中哪一個境界不是你的心？夢中的自己是我心變現的，夢中我喜歡的人是我自己變的，夢中冤家對頭也是自己變的，夢中山河大地還是自己變的，除了自己之外，你能找得到第二個人嗎？找不到。整個夢境就是自己的一心，自己一個心變化為整個夢境。這一個比喻容易懂。入定裡所見到定中境界亦復如是，跟夢境沒有兩樣，曉得全境即心，全心即境。

如果你把這個道理再回過來一觀照，你就曉得，我們今天所謂十法界依正莊嚴，整個宇宙人生的全體，就是我們自己真心顯現之物。它的體就是我們自己的一個真心，它的相就是我們真心起作用，所以說唯識，識就是真心起作用，變現出來的境界。盡虛空遍法界就是自己一個心自己變現出來的。所以宗門常講「若人識得心，

大地無寸土」，這個就是悟自性。所以一悟自性，這個法界就是一了，就不是十了，叫一真法界。一是真的，真實的，沒有虛妄。為什麼？境也不妄了，境就是心，心是真實的，境就是心，心就是境，心境不二，這個就入不二法門。這個時候你的心也真正是一了，沒有二心了，盡虛空遍法界你的心常一，什麼境界裡頭都不起心、都不動念，真相大白。

這個時候『亦不立菩提涅槃』，什麼「菩提涅槃」都沒有了。所以菩提涅槃是假的。『亦不立解脫知見』，「解脫知見」也沒有了。為什麼？菩提涅槃、解脫知見都是因為眾生不悟的時候建立這些法，好像眾生有病，用這些藥方來治病的。病一好了，這藥方也不要了；病好了，沒有藥了。這個時候叫無有一法可得，這個就是《心經》裡面「無智亦無得」，也就是釋迦牟尼佛在《金剛經》上所講的，如來於燃燈佛所實無法可得，無有一法可得。無有一法可得，叫得道了，叫成佛了，也是《楞嚴經》裡面所說的，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」。前面我們特別跟諸位提示這個「無所得」，像智隍禪師來參學的時候，他證得什麼？就是證得個無所得，他得道了。

到這個時候『方能建立萬法』，這個「萬法」是什麼？教學法。因為你自己成就了，自己真正覺悟、不迷了，這個時候你可以教化一切眾生，你可以開無量方便法門。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，講經三百餘會，以八萬四千法門教化一切眾生，「建立萬法」。由此可知，他所建立的萬法是從什麼基礎上建立的？是從「無一法可得」上建立的。你就應當要曉得，一切萬法原來是一法也沒有。為什麼？因為它是在「無一法可得」的基礎上建立的，所以我們要懂這個意思。因此，諸佛所說之法決定不能執著，執著就錯了。

【若解此意。亦名佛身。亦名菩提涅槃。亦名解脫知見。】

你要不解這個意思，換句話說，給你講佛身，你就執著佛身；給你講菩提涅槃，就執著有個菩提涅槃；給你說解脫知見，你真以為有個解脫知見，你完全是死在名句之下，執迷不悟！這樣的讀書人是書呆子，這樣的學佛人叫佛呆子，愈學愈傻，愈迷愈重，他永遠不能開悟。

【見性之人。立亦得。不立亦得。】

見性的人他說話就活活潑潑，正面說也是，反面說也是，無所不是，所謂是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。不見性的人問題就大，怎麼說都不是，無有是處；見性的人橫說、豎說都對，無有非處。

【來去自由。無滯無礙。應用隨作。應語隨答。】

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。『應用隨作』，像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身，像釋迦牟尼佛千百億化身，與一切眾生和光同塵，「應用隨作」。心裡面空空如也，無有一物。一切眾生，無論你問什麼問題，隨問隨答，答得一點都不錯。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講經就是隨語隨答，「語」是別人來問，決定不落在思惟上，不落在意識上。人家要問我們一個問題，我們要想一想怎麼答覆他，這想一想就落到第六識去了。第六識是比量不是現量，第六識是迷不是悟。所以禪宗這個機鋒語不落在思量上，要隨問隨答，答得很快，不可以思考。說想一想，思考一下，那就錯了，那就落在第二義了，不是第一義。

【普見化身。不離自性。】

這個『化身』，前面講過，在自性三身佛裡面說過，就我們自己的這個身體，我們一天到晚的造作，一天到晚的應用，就是千百億化身，總不離自性。

【即得自在神通遊戲三昧。】

『神』是神奇，『通』是通達。什麼都通達，這在我們感覺得

是不可思議，很神奇的，別人做不到，他都能做到，這個叫『自在神通』，在生活裡面得大自在，一切障礙都沒有了。『遊戲三昧』，「遊戲」是什麼？在人間；「三昧」是什麼？是在定中。像釋迦牟尼佛，講經三百餘會，說法四十九年，足跡遊遍了五印度，他常在定中。為什麼？他的心從來沒有亂過、沒有動過，這就是常在三昧之中。一天到晚跟大眾相處，什麼境界他都接觸，他的心不為境界所動，就是三昧；什麼場合都接觸，就是遊戲。像我們看《華嚴經》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是遊戲，生活就是遊戲。你看，這個多自在！這是真正之樂。雖遊戲，不動，不起心不動念、不分別不執著，這個叫三昧。佛門裡面講功夫，這就叫功夫，這是真正的功夫。

凡夫在這個世間，為什麼不能說遊戲？遊戲是樂，凡夫的生活苦。他為什麼苦？因為他心動，心隨著境界轉，生苦樂憂喜捨，起七情五欲，這苦！佛菩薩在境界裡面，不起心、不動念、不執著、不分別，不起七情五欲，所以他樂，得大自在，這個就叫做「自在神通遊戲三昧」。

【是名見性。】

這是見性的樣子。所以我們自己有沒有見性自己非常清楚。甚至於我們是不是向見性這個路上走，距離見性大概還有多少時候，我們自己都曉得。我們一天比一天接近，我們這個境界就是一天比一天自在，我們六根在六塵境界裡頭，一天比一天不染，一天比一天清淨。所以「神通遊戲三昧」如果說是天天在增長，我們就曉得，我們是在菩提道上，我們這個修行的路子很正確，對於我們明心見性，我們自己有信心、有把握。所以這種修學法，這叫法喜充滿。

【志誠再啟師曰。】

這是又請教。

【如何是不立義。】

見了性了，立也可，不立也可。『立』這個意思容易明瞭，為什麼？諸佛菩薩教化眾生，建立萬法。什麼叫「不立」？

【師曰。自性無非無痴無亂。】

真如自性裡面沒有一念之非，我們就是以六根根性來說，我們的見性、聞性、覺性、嘗性、知性，在這裡頭找不到過失。諸位在《楞嚴經》裡面，你去讀十番顯見，你就可以明瞭了。自性『無痴』，它本覺，它哪有痴？自性『無亂』，它本定。

【念念般若觀照。常離法相。自由自在。縱橫盡得。有何可立。】

諸位要曉得，祖師說，「見性之人，立亦得，不立亦得」，立是為了利益眾生，由此可知，建立萬法是利他的。這個建立萬法要是自利，那糟糕了，那就迷惑顛倒了。自受用是不立，一法不立，自己這個心才清淨，對眾生則是建立八萬四千法門。所以建立就是不建立，建立他，不建立自，自他不二。對自己不能建立一法，建立一法就是迷；對他要建立，因為他正在迷，他沒有悟。這個意思我們一定要懂。下面幾句話是勸勉他的。

【自性自悟。頓悟頓修。亦無漸次。所以不立一切法。】

明心見性，向上一著，不離開這個原則，悟要頓悟，修要頓修，前面所謂是不落階級，何階級之有，就是此地講『無漸次』。『所以不立一切法』。

【諸法寂滅。有何次第。】

這是說明不立之所以然。這一種真實相凡夫見不到。《法華經》裡面所說的，「諸法從本來，常自寂滅相」，諸法就是一切萬法，依正莊嚴，我們今天所看到這個複雜的社會，芸芸眾生，我們看到的是混亂的，佛菩薩眼睛看寂滅的；我們看的是虛妄相，佛菩薩

看的是真實相。為什麼我們看的是混亂？因為我們心亂，心亂見到外面境界相是混亂的，心淨見到外面境界相是淨的。

這個我們也可以從一個比喻上可以得到一點消息，譬如水，我們看一個池塘，這個水很靜，沒有風，不動的時候，這個池塘就像一面鏡子一樣，它將外面的景象照在水中，我們看得清清楚楚，如同外面的景象一模一樣，這個相是靜的。假如有風，把水吹動了，水起了波浪，這個波浪還是有照的作用，可是這個時候照，我們看到水裡面的相是動相，而且這些相都是支離破碎，不是一個完整的相。由此可知，我們心清淨，你看到的一切萬法就能看到真相。我們這個心要有所動，就是在這一切境界裡面起心動念，你動的幅度愈大，愈見不到真相；你動的幅度愈小，就好比有一點小定了，你所見的這個相漸漸與真實相就接近了。一定要到完全靜下來才能得到真相，完全靜下來，那就是性定現前。接近性定的是修定，修定不是性定，但是性定要靠修定才能夠現前，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懂得。

【志誠禮拜。願為執侍。朝夕不懈。誠。吉州太和人也。】

這個地方在現在的江西，吉安太和縣。再看下面一段：

【僧志徹。江西人。本姓張。名行昌。少任俠。】

這個就是有俠客的味道，喜歡為人家打抱不平。

【自南北分化。二宗主雖亡彼我。】

這是神秀跟能大師都是了不起的人，都能夠彼此互相的尊重。

【而徒侶競起愛憎。】

可是他們的學生沒有老師的境界，也沒有老師的修養，特別是神秀大師的學生們。

【時北宗門人。】

他們對於六祖傳衣鉢覺得不公平，覺得不服氣，對於自己老師

非常的愛護。

【自立秀師為第六祖。】

學生們自己稱秀大師為禪宗第六祖。可是衣鉢在惠能大師那個地方，你看看，這麼多年來，總是想把衣鉢給搶回來，結果也是沒辦法，現在能大師在南方大弘禪宗，這些門人到現在還是不服氣。怎麼辦？

【而忌。】

這『忌』是嫉妒、忌諱。

【祖師傳衣為天下聞。】

這個事沒人不知道的。

【乃囑行昌來刺於師。】

行昌是個俠客，等於是把他買通了，行刺。這都是神秀大師的門徒幹的事情，與神秀大師不相干，這些人幹這些事情，大概也是瞞著神秀大師，為什麼？神秀大師絕不會同意的。這是請行昌來行刺。

【師他心通。】

惠能大師有『他心通』，別人心裡一起心、一動念，他就曉得了。

【預知其事。】

他們起心動念要派刺客，刺客是哪個人，到這兒來什麼時候來，六祖大師心如明鏡，把這個事情照得清清楚楚。

【即置金十兩於座間。】

他在他座位旁邊放了十兩銀子，擺了十兩銀子在此地。

【時夜暮。】

到了晚上。

【行昌入祖室。】

這個刺客來了，到曹溪來了，到了大師的禪堂。

【將欲加害。】

要來刺殺他。六祖怎麼樣？

【師舒頸就之。】

把脖子伸得長長，好，你來砍！

【行昌揮刃者三。】

砍了三刀。

【悉無所損。】

砍了三刀，六祖大師如如不動，一點傷害都沒有，這是六祖在此地示現了一個神通。

【師曰。正劍不邪。邪劍不正。只負汝金。不負汝命。】

六祖大師說了四句話。來的這個人與六祖大師有因緣，他不曉得，六祖清楚。六祖在過去生中欠他的債，欠他十兩銀子，不欠他的命，所以你砍了三刀也傷不了毫髮，十兩銀子我還給你，我只欠你錢，不欠你的命。諸位要曉得，這就有三世因果，行昌不曉得，六祖知道。砍了三刀，六祖說出這四句話。

【行昌驚仆。】

一驚，這就倒下去了，昏迷了，昏倒了，這真正是活佛在世，神人再來。

【久而方蘇。】

很久他才醒過來。

【求哀悔過。即願出家。師遂與金。曰。汝且去。恐徒眾翻害與汝。汝可他日易形而來。】

這才曉得，六祖大師不是平常人，他自己犯了過失，聽了別人的壞話、慫恿，要來行刺。求懺悔，求大師原諒他的無知，被小人蒙蔽了，而且他就發願出家。祖師把這十兩銀子給他，跟他講，你



趕快走，欠錢一定要還錢的，欠命要還命的。錢還給他，趕快走。為什麼？怕底下人曉得之後會要加害於你，我可以原諒你，別人不會原諒你。你要想出家、想來親近，可以，你到別的地方去剃度，過一個時候再來，這樁事情不要讓大家知道。

【吾當攝受。】

你來，我非常歡迎你。

【行昌稟旨宵遁。】

消失了，到天快亮的時候他就走了，就離開了。

【後投僧出家。具戒精進。一日。憶師之言。】

他有這一段經驗，他才曉得佛法真實不虛，不是假的。所以就到別的地方，遵照祖師的指示，他出家了，受了戒了，而且很精進，依教奉行。他總是想親近六祖大師，隔了相當一段時間，有一天忽然想起來了，六祖告訴我，叫我隔一段時期再去親近他，現有已經有這麼長的期限了，我應該到曹溪去參訪他。

【遠來禮覲。】

就趕到曹溪來見祖師。

【師曰。吾久念汝。汝來何晚。】

我很想念你，你怎麼這麼久才來？

【曰。昨蒙和尚捨罪。今雖出家苦行。終難報德。】

這個『昨』就是前一次，我自己犯了大罪，蒙和尚慈悲，不追究這個事情，能原諒我，這就是『和尚捨罪』。我現在雖然出家苦行，這個是真的，一點都不錯，很用功，『終難報德』。他為什麼出家？為什麼出家那樣精進認真的修行？這是大師給他做的增上緣，示現的這個神力不可思議，叫他真正明白三世因果報應絲毫不爽，所以他才能夠認真修行。大師對他的恩德實在是太厚太厚了，他要沒有這個經歷，他不會覺悟的，這個是真正的覺悟，不是泛泛的

覺悟，真正的覺悟。所以想到沒有辦法報大師的恩德。

【其惟傳法度生乎。】

想來想去，如果要報大師的恩，大概只有傳法度眾生才能夠報大師恩德於萬一，除此之外，恐怕再沒有別的辦法能夠報老師之恩。這句話也是真的，我們要想報佛祖之恩，要想報父母之恩，要想報老師之恩，也是這個地方一句『其惟傳法度生乎』。這是真報恩，是究竟報恩，是徹底圓滿的報恩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